

# 宽阔的现实主义

高世名



的形象,更要把握现实的能动性可能性;不是简单复制事物和事件,而是要参与一个正在生发中的历史、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它所展示的不只是写实性的形式面貌、技法风格,更呈现出艺术家对社会的感知、对现实的理解、对人生的感悟、对世界的态度。

历史上的每一件伟大作品都在帮助我们发现现实的新尺度。2025年,21世纪已经过去了近1/4,我们的生活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娱乐幻觉工业日益壮大,现实正在疾速地自我迭代。身处新的现实语境,艺术能否对我们的生活做出诠释?能否创造出新的感性?能否触达人们的心灵?能否寄托心灵的探寻?能否让我们在这新现实的激流中安身立命?

此刻,文艺工作者需要沉下心来,化身这个时代敏感的神经末梢,用自己的创作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系统的研究、敏锐的感知,对我们的生活世界进行细腻入微的描绘、鞭辟入里的分析。这样,艺术就不只是反映事实的镜子,更是照亮现实的灯火。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反身而诚,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把握新时代的脉搏,从时代共同的历史意识与社会感知中提炼出个人独特的现实感和生命经验,并将其凝聚为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艺术的深度就是生活的深度,反之亦然。作为探索者和发现者,文艺工作者不仅需要去真诚地生活,从真诚的生活中发现生活的深度,而且需要不断地重新发明自己的艺术语言,用不断更新的艺术语言照亮生活的深处,从生活的深度中发掘出艺术的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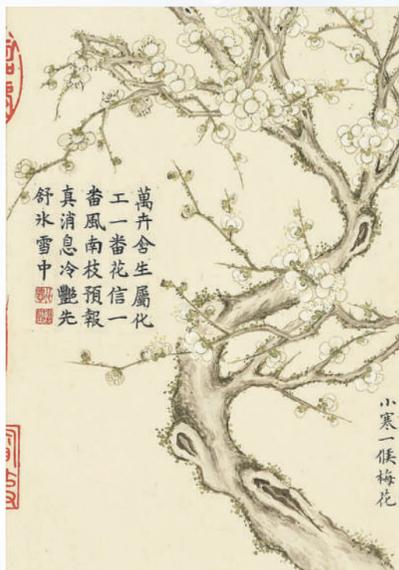
对文艺工作者来说,对现实的感知、对艺

术语言的探寻,最终要凝结出“艺术命题”。艺术命题是驱动文艺工作者持续探索、欲罢不能的创作引擎,是艺术实验的源头活水。一名文艺工作者到底能走多远,往往取决于他是否找到或建立起自己的艺术命题。许多著名艺术家有独特的艺术手法和语言、风格与面貌,却终身未能找到自己的艺术命题。艺术命题不是纯粹的形式语言问题,而是从现实的机理中、从艺术史的脉络中、从生活世界的真实感觉中发展出来的。现实主义的命题,就是在现实的探寻中实现自我之探寻,在回应历史中创造历史,在生活世界的表现与解释中推进艺术语言的批判和实验,因而打通内外主客,贯通艺术与现实。

为了确立自己的艺术命题,新时期的文艺工作者需要进一步打开胸襟,放开怀抱,自觉承续古今中外的艺术传统和文化脉络,敢于超越具有世界性和未来性的大命题。更重要的是,文艺工作者要积极投身新时代蓬勃发展的社会现场,更真挚、更热烈地去生活,更深入地融入社会进程。因为只有深耕社会,才能理解现实,只有理解现实才会理解自己,只有最接地气的人生才最深刻、最丰满。现实是有深度的,生活是有温度的,新时期的文艺工作者只有在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与描绘中开启身心,贯通群我,才能创造出现实主义的广阔光谱,才能谱写出新生活的绚丽诗篇。

2025年,我们期待一种更加开放、多元的现实主义艺术实践。我们相信,在21世纪,现实主义依然是一条具有无限潜能的宽阔的艺术道路,在这条路上——世界气象万千,一切生机勃勃。

(作者为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画《二十四番花信风图》册之《小寒一候梅花》,作者为清代董诰。

冬至后十五日,斗指癸,为小寒。小寒是一年中倒数第二个节气。一色云,一丈冻,千里雪。玄英之寒,天气上腾,地气下降,阴气极盛,盛极而衰,阳气萌动,故春日在望。小寒时节,以画为媒,赏古人笔下的寒林清旷、雪中春信、围炉小酌,品古人腊月里的寒砺心智、藏养内求、虚静生发,与冬日共风雅,与时光共从容。

## 寒林清旷的隆冬之美

小寒之寒,南北各异。北方寒地,冰厚三尺,地冻一丈。南方虽少落雪,但云层阴积,寒山白雾,湿冷难耐。古人以冬景为题材,在诗画中表达对岁月的深情。

寒林是北宋山水画的重要主题。清代王翬在《寒林小景图》上题:“唐以前未有寒林,自李营丘(李成)范华原(范宽)始画其法。”宋人对寒林的审美观照,超越单纯的景象刻画,不仅将其视为审美对象,还将其作为修身观想的图景。与董源、范宽并称“北宋三大大家”的李成,善画寒林,笔势颖脱,气韵潇洒,墨法精绝,被视为“寒林气象”的开创者。他笔下的寒林通常无屋宇、人物等点景,肃寂清旷,用“藏”的手法营造一片生机。他还独创“蟹爪”法,将冬日里的枯枝画得生冷、奇崛。其代表作之一《小寒林图》,绘平远山水,前景有数株老松枯木,老松主干苍劲,枝干虬曲,松针工细;枯木盘根错节,骨干自竖。松下溪水潺潺,此为画眼,寓意生发。左右两侧为平坡,烟云雾霭。远景勾勒皴染山峦,突出寒林清旷气氛。整幅作品蕴含生机,充分体现了传统美学中的荒寒之美。

李成的“寒林山水”影响显著,范宽、郭熙、许道宁、王诜等人均受其影响。正如北宋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中所写:“范宽山川浑厚,有河朔气象,瑞雪满山,动有千里之远。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态严凝,俨然三冬在日。”天津博物馆藏范宽《雪景寒林图》,可谓寒林图的经典之作。该画尺幅巨大,采用全景式构图,将雪景、寒林融为一体。画面寂寥如夜,没有飞鸟踪迹,没有行旅路人,村舍中有人远眺,白雪皑皑,古木寒林,在寒与静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力量。画作气息庄严,站在画前,寒气扑面而来,卧游其中便能感受天地苍茫、人之渺小,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枯木蕴生机,寒林之美,暗含着生命的轮回。历代名家亦不乏“寒林图”传世,寒林读书、寒林诗意、寒林待渡、寒林楼观……代代承续中,静谧冬日中的山水诗篇日益丰满。

## 雪中春信的生命绽放

“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从小寒至谷雨,八个节气二十四候,每候以一花之风信应之,此为二十四番花信风,梅花为始,楝花为终。小寒之花信风有三: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其中,梅花尤受历代文人墨客喜爱,被赋予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

出现于宋代的绿萼梅,梅品珍稀,曾在官苑种植,因此也被称为宫梅。清代董诰《二十四番花信风图》册第一开《小寒一候梅花》,以精妙之笔描绘了绿萼梅隆冬盛放之姿,并题“南枝预报真消息,冷艳先舒冰雪中”。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南宋佚名《折枝花卉图》与南宋马麟《层叠冰绡图》,所绘皆为复瓣绿萼梅。作品择花枝一二,画法精细,艺术地表现了梅花冰清玉洁的美好形象,以及宫中喜爱繁花复蕊的华美趣味。

在南宋,对梅花的描绘已体现出院体画与文人画两种不同的审美尚好。南宋文人杨无咎所画墨梅饱含天然野逸的趣味,被戏称为“村梅”。其《四梅图》,形神兼备,表现了梅花含苞、初绽、盛开、将谢四种状态。其中“盛开”一段,下笔轻快洗练,绘大枝直上及斜出,枝干疏瘦,“气条”即当年生长出来的新枝尤多,线条挺秀极具美感;花瓣平展,单瓣碟形,花朵稀疏,恬静雅致,有“水边篱落忽横枝”的诗意,很好地表现了梅花淡色疏香、清气逼人的特性。杨无咎的文人墨梅被其追随者继承,其嫡传弟子徐禹功《雪中梅竹图》、南宋赵孟坚《岁寒三友图》、元代王冕《墨梅图》中的梅花画法都承学于杨无咎。宋元墨梅诗画创作的思想支脉,最终落在梅花的品格上——雪中春信,凌寒独自绽放的生命

# 画中小寒意趣浓

徐莺

力,展坚贞之姿;不染红尘的清雅,显高洁之质。

在中国文化中,梅花与君子品格、圣贤气象相连。“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早已成为中国人在三九寒冬里对生命绽放的期盼和诗情隽永的浪漫。

## 人间烟火的心灵归依

《逸周书·时训解》曰:“小寒之日,雁北乡。又五日,鹊始巢。又五日,雉始雊。”三个物候都显现着阳气的律动。春意于严冬中萌发,祖先们在腊月里通过节日和仪式让日子温情脉脉、欢愉常在。

小寒为十二月节,十二月又称腊月。腊有三意:一、“腊者,接也”,新旧交替之意;二、“腊者同猎”,田猎禽兽祭先祖、报百神;三、“腊者,逐疫迎春”,攘除灾祸、迎接新春。中国人的腊日(腊八节)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所谓“腊鼓鸣,春草生”,腊鼓成为腊日重要的习俗。清代董诰《钱腊迎祥》册之《太平腊鼓》,便表现了民间腊鼓催年的热闹情景。画中,寒溪古树茅屋边,一群村童正在击鼓玩耍,鼓声传到溪对岸响彻村庄,在近腊迎年的日子里,这一声声鼓声就是太平声。

除了过腊八节,古人在小寒腊月还有许多人文活动——围炉煮茶、博古赏画、滑雪冰嬉……带来冬日里的热闹和温暖。南宋的马远《寒岩积雪图》、夏圭《雪堂客话图》,清代的院体画《十二月令图(十二月)》等,都描绘了古人的冬日意趣。比如《十二月令图(十二月)》,设色典雅、笔触细腻、场景开阔、内容丰富。画中,大雪封山,人们却自得其乐。远景,人们在冰河上嬉戏;中景,仕女们倚栏赏雪,圈养的鹿群为寒冬增添勃勃生机;近景,庭院中松竹苍翠,梅花盛开,一群孩童忙着“塑雪狮”——古人认为塑瑞兽可祈愿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所以“塑雪狮”才是中国版的“堆雪人”;堂间,主人与客人交谈甚欢;堂外,门口一文士匆匆赶来,下台阶的瞬间,露出脚上的红鞋。古人在岁时年节穿红鞋,寓意平安喜乐。整幅画面虽为腊月雪景,却暖意融融,充满人间温情。

冬之寒、冬之韵、冬之美、冬之趣,在画笔下生发,与美好相遇,与希望同行。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画《十二月令图(十二月)》(局部),作者为清代佚名画家。



# 以大美育浸润美好心灵

宋修见

今天,美育已成为教育热点和社会热词,“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美育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重视美育的综合性、整体性功能,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机制与社会环境,是做好全民美育、建设文化强国的内在所需,应当形成社会共识与合力。

美育是提升文明素养、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20世纪初,蔡元培呼唤以美育的普遍性与超功利性,实现陶养大众情感、培育民众心灵的目标。美育之所以重要,在于其是一种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能够提升人的审美素养、文化涵养、文明教养,激发人的创新创造活力。当下,随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日益重视,美育的功能更加凸显。

美育诉诸情感,作用于心灵,强调的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历时性过程。这一属性,决定了只有形成一种能够在日常生活全部场域中都能使人获得审美陶养的整体性社会环境,才能充分发挥美育的独特作用。中华传统美育就是一种包含自然美育、生活美育和

艺术人文美育在内的综合性、整体性美育。无论是名门望族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还是文人雅士的携琴访友、江阁远眺等,都具有一种趣味与美感的陶养作用。这种综合性、整体性美育在数千年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崇尚“中和之美”等内涵丰富的美育传统。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一个重要落脚点就是要重视其综合性、整体性功能的发挥。

美育综合性、整体性功能的发挥,需要全学科课程教学系统、全过程学校育人系统、全场景社会资源系统实现有机统一,这样才能使“大美之艺”全面渗透日常生活。近年,政府部门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加强学校美育工作的政策,美育教学改革深化,教师美育素养提升、艺术实践活动普及等皆取得显著成效。比如,美育课程从传统单一的艺术学科向着艺术人文多学科融合方向发展。像西北工业大学通过建设“陕西省中华美育资源建设研究中心”,挖掘地方传统文化资源,并将其融入学校美育课程;广东省实施“省级学校美育

名师工作室”,并规定教师团队中校外成员不少于3名,且欠发达地区乡村教师不少于1名,有效推动了区域美育浸润工作的整体协调发展。但从全局来看,建构综合性、整体性大美育机制,需要各地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从教育、文旅等多方面进行整体布局、系统谋划。

学校美育也正与社会美育融合发展。比如,上海启动“城市美育日”,实施“大美育计划”,推动专业艺术资源转化为社会美育资源,以“全民、全龄、全域、全时”的美育服务提升市民审美素养和城市艺术品位、文明程度;江苏省成立江苏省学校美育协会,助力美育持续推进。

美育浸润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既需要建构相应机制和环境,又需要持续深入、久久为功。由此,方能使人们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使中华民族尽显东方风雅、走向伟大复兴。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美育研究院院长)

# 山海共生的诗意抒写

耿德法



▲水彩画《山海共生》,作者耿德法,获第四届“中国美术奖”银奖。

无论是中国山水画,还是西方风景画,都不只是对自然景物的单纯描绘,还是对自然、社会和人文等层面的深度观照,强调呈现人的精神情感与与自然的关系。本着这样的理念,我创作了水彩画《山海共生》。

“每凭山海,庶几高深”。高山大海常会触发人们的人生感怀。“山”代表着稳固、永恒的存在,“海”代表着无限的变化与生命的活力,作品借用捕鱼场景,表达对当下生态环境与人类生活关系的思考,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主题,赋予风景画一种哲学意味,使其具有诗性山水的审美特征。

美的传递,依托于诗意的人文情境的建构。在构图上,我以海平线分割空间,突出自然的广袤与宁静,并融合浪漫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手法,通过空中舞动的渔网、色彩的对比等,营造出一种视觉上的张力与平衡,创造出超越于现实之上的精神世界。画面中,沙滩、渔网、飞鸟、鱼群等细节是真实的,但整体呈现的风景又不是自然主义式的客观再现,而是一种心理映射。作品借助对深海、渔网、星空等符号化的视觉处理,营构出静谧而深邃的氛围,带领观众进入一个时间似乎停滞,但情感和思想却不断流动的世界,使其感受自然壮美的同时又重新思考个体生命的意义与宇宙的永恒力量。这既延续了中国山水文化的精神内涵,也积极回应了当下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呼唤人们在尊重自然中寻求更具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